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吉水豐家族文錄序

湯殷人之後也武王封微子於宋命之曰惟汝象賢修其禮物慎乃典常作賓于王家統承先王承綏厥世而本原其德曰恪慎克孝篤不忘

氏以悲憐微子之微傷先王之後不傳而以其
文物典常與宋令世世守之雖與國咸休可也
其後微子歲時朝周威儀甚備周之王者儼然
容而歌之陵夷至于春秋宋襄公行仁義焉正
考父爲之追道作商頌孔子始承其衰憂其殘
缺于周魯之後日予殷人也予學殷禮有宋存
焉之宋而不足徵也則文獻之不足故也是故

之周而學周禮得老子焉因而述殷周之事蓋老子者老彭也以殷大夫入周爲柱下史而文生長宋亳聞習兩代之事其壽又足以存之孔子因而得文獻焉嗟乎國家之有文獻也猶人之有精華氣脈也嘗其亡雖以王命之勤渠始封之恪孝而不能必其後之子孫謹守而足傳當其存之也則老彭一人焉可也吉之承豈有

吾宗焉尠然大矣起宋平叔以來幾二十世譜凡五六易矣而其先後文雅彬發與所爲名賢交友積文成帙思有以譜之未也崟萬歲辛卯予謫尉于雷之徐聞道陽江見吾瑞家兄而慨然問所爲世者且曰吾二十世祖平叔以宋亂護從如西而留吾子之先倘是耶予未有以應第曰元季譜諜散亡予祖文德友信公爻于互

知與益齋文于後先焉否也然因以益陽江君
爲兄而陽江君亦以弟畀予君儒者爲縣令三
判州一皆以清强去官而莫從兄常故君夢鯉
者以浙之嘉禾諭來授于撫掌故君敦敏士也
一日悵然有請于予曰以不腆之家經承元而
來其魁梧者宿于兵火屠僇之餘流離散亂然
終以接屬完聚三十里之[illegible]與系屬居因廬舍

冢祠皆可得而覆也則譜之力在焉獨文苑之錄闕如不修吾弟陽江君流滞於此久矣有志不就吾爲學官掌故無所與于國之典若獻猶不可以徵吾家乎予問而愧之已而瞿然欣之曰嗟夫此宋杞之所不能存而故家流風所爲與國幾焉者也槃匜洗罍傳之數十年世以爲寶而況于文章亦以流寫其時之風敎謠俗與

其人之終始後世或因以一人之事知其鄉國以一家之事知其國其爲實也不亦大乎雖然予有覲于盛衰之際矣蓋予祖茂昭公言予江南之湯皆唐殷公文奎之後也公之子慥仕南唐以文章高世國亡從其君入宋藝祖恚曰尚不知我先人諱耶乃改殷爲湯官其父子于宋御醫平叔其後也餘子多留江南者而予先祖

適以南唐使之錢王所國亡遂留錢塘不歸建
康之亂以族從康王孟后如洪如虔之盱吉以
故大江之西多吾氏而大則文奎公之裔也而
此言之吾人之得世其家也不亦難乎時經喪
亂流離佚匿或從其君或從其父兄子姓昏因
或于其身所在爲可以免而是矣彼其居之不
能守而能有此文獻乎微其居而已新故韓違

之際將莫好是易然則雖有世家其文獻之存
與亡固將有待于國也豈獨其家之人能存亡
之耶雖然宗元于亡而于宗之文物有在者焉則
謂掌故君爲吾宗老彭可也

周青萊家譜序

歲在壬寅比部郎周寮六先生爰先予之意于
其宗秩而譜之成以示予遨遨乎其欲予序之

也予讀君所自爲序者自姬受姓而衰至于今號爲賢士鼎門者皆在焉而安仁臨川之有周氏則自楊吳時始平湖之有周氏則自勝國始入我明而以科甲顯者則自廉州守宗武比部君始嗟夫當楊吳錢越之相兵海內如沸藐緒一時寄身臨川之戰坪殺瘡痍燼燬之餘形影存亡所不能旦夕計也而竟以遺其宗得至勝

國賛于平湖以成大姓而有今日盛衰絕續存
亡之際豈可幷耶吾聞之留士氏以蔚磨氏之
後爲留世賴不可爲不盛矣叔孫穆子以爲在
三不朽非其祿而已也然則族之爲世亦其中
之有人焉可以世云耳徵于周氏有人三焉宗
武以乙科爲瀏陽令卒廉州太守所至有公方
苦節之頌死無以斂妻子至爲人舂紝以活寻

請雷陽貿其所爲戒吏士者曰昔人以不貪爲寶何必合浦之珠海生珠而不淨群生珠而不全況乃非人所生而欲有之耶廣之吏士聞而化之若簾州公者可以爲周氏之一人也其從弟宗鎬子友也於古帝王將相儒者之略無所不窺談天下事既塞如在履席老而飢自號無懷氏於玄同從命之際藏其身死固無以甃也

謂其子曰吾無所負于人止負某氏六斛粟㢡反之子如命乎爲立石表之云生不負人死不愧尸若無懷氏者可以爲周氏之一人也而比部君發六者於前二君爲從孫亦乎友也性奇頗有氣力能挾發古今奇隱光怪之書爛爲文章成一家言瑯琊王長公世所稱能文字譏評人者也至于序比部之文則曰雄博辯麗或才

溢而不自禁然皆能以其才極其詣思必物表

辭必境外其爲世所推豔若此竟以論劾首樹

太宰失官乃築鴻乙臺爲樓三成以居有終焉

之意若此部君者固可爲周氏之一人矣天下

之生久矣有一於此可爲有人况其三乎有一

人於此可爲有姓又况其三乎予無能徵遠試

近而徵于州之爲大姓者可得而知也爲吏而

薕未有若薕州公之爲烈也士而隱未有若𨜟
懷氏之秀而貞於大章爲其家言亦未有如比
部君之篤者也嗟夫周之子孫倘思其所爲世
者而存之乎高麗顓頊士氏之世祿其未有窮
也予欣言序之亦庶以不朽云

大司空心吾張公年譜序

易天下之至徤者乾至順者坤徤易而順簡然

而知險以阻者必此焉在也視天下屈身進退之際變化遊移皆非尋常體勢所測知者知其豈然者耳如盱新城張司空生平所爲與起生全本末大致家國兼之其中可異者數焉公家世盱而毋夫人閩也皆大姓富厚大公乃喜破貲生産而日積其奇零金施貧子于路當誕公時夢䖍龍鱗甲燦然堂楮間言于諸從皆駭之

曰何爰意此及公五六歲時母夫人遂乃治詁
而煢至就食外家以沒公十歲餘孤耆廢學久
乃學于姑氏草次與聘婦而會有閒言辟中表
名德時亦莫盡其惠公初學殊無類名至以溜
爲石之鑽流滴自喻感動良師已若有神人見
夢相爲開發者連第而去爲仕族名家凡此皆
其家世衰與有不可相知者初令發源治行循

異然不爲分宜相國所喜竟得徵拜毁中侍御
史行鹽河西分宜敗　世宗大開言事者路而
公疏爲二三言者趙公錦吳公時來等洗雪乃
反以爲遊說見逮獨身就詔獄分死矣卒以華
亭徐公目授朱衛使得不死杖下復爲　世宗
遺詔起廢首用公等公爲言去新鄭高公一時
號爲靜理已乃徐廢而高與遂有考察言官之

請而公以太僕少卿與魏公時亮周公世選
旦等俱坐言事時不謹廢蜀趙文肅爭之不能
也旋爲　穆宗遺詔不及起廢專如是歷十年
所江陵相用事尤不喜贛直益用考察不謹例
錮言事者謂公等終置林壑間已矣江陵相物
故後二三年而前吳趙魏周等諸公皆起晷貴
公亦以中則推擧累官至南京少司空而公亦

意識敦遠樞機周慎優游無事之時待次部卿

之地殆謂休休者所必庸伺者可以無及矣而

竟用京察時中言者以去此其身與國專相與

舒慘起伏轉易尤有不可知者然公乃得以歸

之逾年年始六十爲長君娶婦更舉少君日從

鄉里父老賓客高會池亭間極偃蹇歸宿之至

前已爲先人兄弟大治冢舍迎楚毋夫人于闕

而益復自廼冢宅偉麗飲樂其下年且七十極
然曰吾行矣覩蜀木爲材椽畢而逝嗟夫公爲
人至性外順内健與人款曲易親而可從顧前
後遭歷夫豈不險以阻陋而困以逼險而常以
夷蓋乾坤之保家國之變大故若斯之難也爲
人先者要以推誠好施與相貽必食其報爲人
後者常以忠直篤行自致休顯當益長是則其

晝然可知者讀張司空歷年考本末尤信云

睡菴文集序

歆殺衆何意千秋某在斯此非霍林前時過江之句乎去手數千里不見其人而壯其心時有所不怡亦復吟此自壯故歲則其門人旌德劉生致復崇仁王生士烺先後從予遊間露禄客貌言笑在長安安否皆言吾師清顔美髯與諧

生談常徹夜且遊日益廣而貌故加肥予喟然
而止之曰以予所聞霍林道心人也道心之人
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所與子墨流連
相爲緯約耳雖然亦非世人之所欲得也已而
以南祭酒出書謂予題其睡菴文咏予爲拊几
廻翔慨然有東下意㚅前聞李公本寧以有所
不賺留寓東間霍林復爾皆予所未見莫由夢

綵者逾年春而霍林復爲世人所疑罷官矣於
是天下有識之士起爲不平而予特甚何也霍
林者道心人也孝友康貞足世師表而當何疑
于世乎踧然吾有以語此予前在長安嘗謫訶
林表董二君曰君等若道心不善堅固文遜不
過前拔黄閣有何重慕哉世之疑霍林者惟其
黄閣耳亦太早計予以霍林文家推之其祖德

常在乎彼人者何以明之見其列第時數作彼
如也至爲其三人作難脫刺客于枯廬破衲之
中幽思顯詞逆然而通瀕沓徒疾歷礫𨲍忽可
啼可笑若出若沒大非前館閣中常談若矣手
猶意其翩遑而貴世樂所謗或忘其智骨焉已
乃讀其文呀種種異之篇于功名世法之外有
以秀攣而蒼發或千餘言㳺如其舒或數十語

悅如其詘如霧流烟如雲漏月如洗岑嶽如岕
坱圠雖其稽積衍按尚未極其曉世之情其必
不爲世人而爲道人文人也決矣至于韻語短
長率意受律氣力沉厚班駁蕭瑟成其家言方
前過江時復已度越矣大致羞富貴而尊賤貧
悅鼻壞而愁觀闞此其人胷懷喉吻中殊有巨
物豈區區待一貢閣而後能與世吐咢者與至

其沉冥於中詩微有所舉似者平生享倉卒畢
自不廢棄一死務無辭安得朝聞道夫以欲爾
道而傷其平主此乎所謂有深情又非世人所
能得者也噫夫靈林之于道于文何如也癸議
未識得其旨人與之患難而迫之起功力未竟
得朝貴者與以賤貧而恣之成彼人者無乃過
為福德與是睡菴可以慨然道然以山川為氣

質以烟霞為想似以玄釋為飲食以笑嘆為事業縱橫俛仰槩不由人道與文新文隨道真情智所發刻薄獨絕肆入微妙有永靡而常存者然則所謂千秋某在斯者彼人何與耶然彼人者必曰子何以知其必千秋也又曰即其饒為千秋吾且困以今日之事嗟夫以此相難者往往而然又非予所得而言也姑言之以為極談

文字序

騷壇生贊序

太史公以屈平正直忠智以事其君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嗟夫此有道者之言也天下英豪奇覩之士苟有意乎世容非好色者乎君父不見

知而有不怨其君父者乎彼夫好色而至于淫
怨其君父而至于亂者則有意乎世之極而不
得夫道者也至于宋玉景差之招魂賈誼之弔
屈雖與騷異時有所憤惻迫發于其中一耳歟
後招隱哀時思沉調急先漢之人能爲楚聲餘
則賦而可矣故賦者騷之流而微異者也榆林
杜君韜武以武爵貴介公子躬上將之姿而好

左徒之業為五嶽遊楚詞山中吟數卷名之曰
騷苑笙簧其言序則以屈原離放傷悼家國有
所不平而身當國家盛際信而蒙信忠而見忠
無牢騷伊鬱之思有瀟灑優悠之致引類比義
宜與騷遠原其攄懷述志時而放言獨往亦未
有遊殊也誠有然者羽人乘遊則閬風崑崙之
軌也餐霞蘭生則雲中堂下之思也次第有作

靡不流離炫燗宵藐偃蹇就中辭義曲致宛爲
正則之遺蓋無所好而自不至于淫無所怨而
自不至于亂至其音清節和無携無逼直有氣
逐指而成筐忌在口而爲贊者殆非悲笳横吹
之助與乎有槪乎此風雅之道息聲貌流絕屈
大夫獨與其弟子依詩人之義賈源發波崩壍
決雲爲千秋賦頌弘麗之祖文則盛矣當其時

堯舜道德之純粹未得爲懷襄用也言叚張儀止王無西而止頃是時楚獨無將其將唐昧景缺輩戰死武安君且來屈子之材誠國國亦未能當也蓋文盛武不能無衰頽封疆之靈韜武從容詞旨有壘鄉文士所遜避者至其登壇秉麾鎭虜禽敵居然宿將風以一少年公子而文武兼盛諒非有殊絕于人者不能將萬里一疆

神明倍強古之所難今之所易與夫戰怨事也昔人有臨陣必先被髮叫天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然後進戰其氣然也誠得騷之意而行之悲惻排盪憤悁噴薄馳而入三軍之中援玉桴兮擊鳴鼓誠既勇兮又以武要未足爲見女子道也或曰韜武積精於道放騷所爲托遠遊而合朝霞者如將遇之若然則韜武固異日之

莊騷也菸之笙簧殆劍首之一吷也qu何足以
稱之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天下風土相遼資幹懸絕常千里而同心且至
而意授或其生同地受同材乃顧有靦面而不
親把臂而相忤何也知不易知也是故趙仲一
世所謂精神才力體貌殊絕之士而最能與仲

一相難苦不合仲一得少舒其長慨而發其壯心者亦皆朝廷精神才力體貌之士且時有西北諸君子焉而予故江西男子也與仲一非有所習適吳君繼疎以吏部郎再過家詢朝士未嘗不言仲吳問予曰子何以知仲一之深其以亭候橋道館舍厨傳閣之修好耶園囿而道樾之盛耶予曰固也予前以上平昌再歲討道隙

弱人也與仲一相遠何啻三千里能一見而知之不知者乃在其所近而氣力相埒若詩不云乎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秖以異蓄雖苦菜而有異味不在多采我知趙君一人爲足新而能知舊所不如合茲予與君皆棄在野無所托言因滕人之祠君也偶爲激發如此若乃祠之春秋田夫桑女坎

坎而鼓之蹲蹲而舞之自有瞭之風在矣

趙乾所夢遇仙記序

世何夢而得仙又何仙而得遇有說乎仙人往往聞其名未見其人所謂見其人者皆夢也而未能有所遇山澤多枯癯迂怪之士時至爾市雖吾亦遇其人者二三人要與禪衲異其人頗多壯偉矯厲能行其氣者殆非麤素人所堪清

淨少恚怒嗜欲節服食良藥自韓謝吾所為廸
也然則何人而仙耶趙乾所自言亥部時我病
甚神氣委頓殆絕自念平日授中黃衛吾呂臍
輪握固祟齒提攝幽戶踰時稍定白湯一杯引
氣自溫中夜粥一盂活矣逾年夢于故讀書處
何仙姑授藥一片類桂皮其大若掌食之香徹
五內旦起覺精色逈暢欣欣然若有所得者覩

記異之君言修貢中久示予臍間若胎有年何
得更病血下至數箭不當引而化之乃至委絕
不屬而更行禁閉引取溫飲爲助將所謂查滓
欲去耶俗姑初不知何許人予遊羅浮見香山
何氏子孫巾帶者爲言姑無他異少氣嬾不可
行浚或授以衣篇云撈米得珠可服不饑信之
果然面貌如玉步有金光一夜二十去見于零陵

數百年矣而見夢真寧此亦西方美人之思也
約論之趨君乃前所謂壯偉矯厲能行其氣者
而懷仙靖綢繾然夢仙情理之常要無足異至
其言日月之光借日之明人之生借心之知所
存者神所過者化如有所立卓爾能言及此其
必有可得而遇者耶嗟夫千世而遇一人焉猶
旦暮遇之也百歲而夢一人焉猶旦暮夢之也

劉氏類山序

古人成言成書皆於理所蘊蓄者求之天地萬物之品族巨細先民之訓若志顯隱淺廣而造微有得乎內而動乎外者引類以應如傳依安詩雜弄遊結若其自有非先有所記而蓄之時然後披而擬之也世遠載籍日以傳焉少日以華即有默而反之者終不能以濟蓄取勝又貧

日薄而學日以淺其素於書而取之也不能如
古人之自然類書之與此其尚矣類書興而天
下之讀書者寡讀書者寡而天下類書愈不可
廢也蓋齊梁間君臣士友往往以隸事見奇雖
贖贖如高齊亦有華林脩文之役代相層積北
堂初學遂分門標舉一二大書而疏所從來其
於采擇引取良便以吾觀劉燕及先生所爲類

山虞徐之流亞也然世南以秘書弘文日游省
閣清高玉冊之林而堅乃以學士奉詔與諸人
分次流略其爲書也有資而易成若劉先生成
是書也來令宜川未能以期月耳冠蓋朝會之
所馳逐簿書按稽之所結約宜雖鄙亦必有以
煩心思而瘵日力者乃于自公暇餘盡䌷家藏
圖書雜記目捷手敏三月而書成其于天地韵

物之品族先民之訓若志皆有以涉廣而造微
熟復之足徵世以所不知而辨人之所不釋非
有資于殿省之秘文奉詔書從事而伺智以集
豈齊梁諸賢所難而劉先生顧易哉亦其天性
嗜學有殊絶者考之先生世家子政玄靜而後
惟唐開元中崑山令綺莊為集類五十餘萬言
上之朝似先生之在宜川也劉氏其世美也乎

雖然有進于是者在宋吾邑多習學而晏元獻
始用文章執政曾子固爲序其輯要言公于六
藝太史百家之書旁及佛老佔藝雜流之荒忽
詭變而終以三才萬物是非興壞之理顯隱巨
細皆有委曲蓋其得於内者如此士不素學而
處從官大臣之列脩文儒道德之任其將能乎
若先生之學必有得乎内而成乎理者起而爲

大臣師儒資覽畧藻風澤古今人亦未有以詔
遠也先生且以能治劇徙臨故敢以元獻事爲
祝而因以借引其端云

雲聲閣草序

天下之物最大者無如道與法希微淵淪憭怳
淳漓道之存也劇錯塋墁方儀員帽法之持也
法與道際可以言心可以言天下心與天下道

法之所營也性命功實節烈名譽之士無一不在乎是時一意之時一至之皆足以有言於時而況其存與持焉者哉余從丁紫崖明府燕言得讀張文石先生雲聲閣諸作有當乎心與天下者耶書爲詩歌光怪流離峡扎旁薄于翼之徒習之不可能也名理在宣尼文釋之間其不一而一不入而入非知之所得言非言之所得

知也言事大者乃爲許相國語定 太子宗性至計爲郡國談丘賦開澤之政著系記里閭閻家巷之行辯寫鐘劍傀岩之奇靡不尋古今之倪略揚雅俗之趣會盤紆而莫抗蹻而莫其所爲心與天下者殆有以存有以持非儼然言之一致而無餘者也蓋先生爲郎著節歸與吳越間諸君子講性命學本乎無欲歸乎無極本乎

無極歸乎無欲嗟夫其於道法之際久矣容容
冥冥吾且聽雲之爲聲

易象通序

人之生面目理凖亦無以大異而所好玩殊途
士之於書凡民之各其業有所好之有非全乎
好之者也得已則已其風雨旦暮矻矻然而不
已者其有不得已者乎貴游之家去四民之業

而好狗馬聲伎博奕狗馬聲伎博奕其列于褻也不如農民之業其列于智也不如醫藥而有好乎此者何也得已者在彼則不得已者在此吾獨愛

隴王之孫有如用晦宗亘吉甫三君者去貴游之家所好而好古書傳然技止以詩行于公卿布衣之間游其名至於文字之所起理義之所變探賾而鉤深刻意而成言亦有時

乎未服也最後謝儀王孫好揚雄氏之學方言
奇字多所剖明憮然而歎曰文字之所起者畫
也理義之所變者易也通于書而蔽于易不足
以診天地人物之變乃追而學易凡子夏所傳
九家所爲變象互體者潛測斟討不遺餘力久
而縣括彷彿爲一家言名曰易象通蓋能極暢
其意之所欲至亦可以有傳於世矣豈其不得

已于書而莅莅焉者乎此所謂好之者也雖然
方海岳子未成此書也散然而傲睨敖然而居
休偷黨堂除之間愉如也書成而嘖言且起拘
然以悲脩然以貧豈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抑鬼神之害盈乎海岳子能明易必有以適其
故矣

劉大司成文集序

士和司成兩都兩都士稱爲陽先生先生言
道德而近名法常日學士先志官先事空文何
爲益其天性廉毅貞穆生於吉州忠孝之鄉而
道學之世故其言動出入必以形影相格不肯
流遯而之他其教然也予性故踈而遠宦南都
與之遊于世俗嗜好一切無所當好談天下事
與天下賢人而已予稍爲道之引與達觀先生

遊倘識所爲西來意者時亦爽然自失然終惑於其教耶知也今其遺詩文若干首其在盎士和之去國與被禍皆出意外倉卒不克自定其文然所存者亦可以知其所亡矣所亡者其人則東漢之人所存者其文則南宋人之文也而先是海內人士稍稍傳其與政府諸執事疏記指發端委稱引連類綱維大細之弛張人材善

否之進退悃欵焉流連焉彼其身未嘗一日嘗
天下事任而其心不忍一日付天下之事于不
治益至於言而躓動而窮然後歸而嘆曰吾讀
養生家言矣最後探旌陽令至德觀宿張道陵
龍虎山中上追洪厓驂鸞之跡下覗儒巖遺蛻
之處嗒然有思泫然而悲曰死生亦大矣吾無
以處吾心又何以譏稱爲將招予從汗漫之遊

竟長生之壽曾幾何時而以無妄之藥已矣傷哉天地賦云大無之寄此身此非吾兄詩識乎不問家人産謀要國士知此非吾兄心行乎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欲知其人論其世然則士和之所爲人及其所遭遇之世於士和之書之詩其能無慨然長嘆者者何人吾亦忍涕而待之耳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趙仲一鶴唳草序

陸平原山海異才爲河間嬖人讒死兄弟嘆曰欲聽華亭鶴唳其可得耶趙仲一如相如抱璧睨柱幸不辟間道而西歸陶穴躬耕黃冠草服

猶得聽山河鶴唳飲露湫噚金絲草平原有是
乎趙君偉容顏性孤介雄邁然好禮下士與人
嘔嘔如也故其去國朝士悲焉道侶疑焉諸生
野老苟有識者咸用喟焉牢騷於書疏迴翔乎
詠歌秦夏殊詭玄釋增異得若干篇門人總之
爲鶴唳草言寮唳也其悲如唳焉白露警而鶴
唳清知霜雪之將至也雖然亦顧其地與時吾

當受選吏部旅寓軒墀之上有白鶴焉引吭而
鳴疏翮而舞高趾遠聽修然百禽之外已而餌
之以稻粱注之以瀵潦未嘗不味之而就視也
孰與夫不好鶴者放之嵩華江海之間乎朱冠
縞衣絕塵滓之色良宵清晝發清迥之音若斯
者固亦俗士之所不能有而遯人之所不可無
也惡知鶴唳之不為鳳歌也乎聞之鶴仙禽也

異焉者以船化君嘗坦腹示予曰吾結胎久覺五内如玉鼻嘗聞異香脂室矑子有光若䨥雪然則君之爲羽衣也其亦近與顧書示予爲取債家所苦鬚髮盡白面目焦黒懊喪呻吟不能自休者何也嘻此其所爲鶴唳也與

滕侯趙仲一實政録序

佐王之才常寬而敢伯之才常急非有揹戻其

時與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絚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亡而亳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敎覇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閒益可以休䌓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幷敵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

伯才與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强其國日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强如晉文公之

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國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為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鄙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為也是故

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能用朱取一國而急
爲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
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
大祲之後人大相食公爲乞漕粟大府錢施其
民問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吾北去更三年
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
其牘積金乃至羨羸三千穀踰六萬予啞然而

駁曰是何與之暴也主者曰公所費修治公私
署掾禮賢惠振救恤士民爲民贖子婦所亡失
立麥舍牛種以業流集者復不在是乎益異之
移以當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而謂滕
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則有所遁
而後期公嘗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
公輒已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倨

而撓者公故怒容渥丹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壤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鏝一錢以上卒以糴故異羨而粟流又公深民桑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圍捕之償十五栽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賑饑人粥治堤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稗而

官館驛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憮然而嘆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嘗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御史行邊事屯田鹽筴開墾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止吏部郎以廉稜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爲盡何也用非其才

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㬥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强之效所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而終無亡敝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爲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者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

心光贊盛業退猶免于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哉

亦幸而生乎王者之世夫

趙子瞑眩錄序

孟子告滕世子滕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引書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問者曰滕地瘠小殘弱困之可幸旦夕拔之瞑眩恐更不勝答者曰有國必有土有土必有民有民必有受藥者顧

藥物何如耳然則以何爲藥物乎曰以性善爲藥物然則孰爲此方者曰先天地以來即有性善一方伏羲視卦氣神農化毒草軒轅醫井田封建所以利生成世皆是物也至堯著其方授舜曰允執其中已而嘆曰四海困窮矣舜以授禹而湯文王周公孔子守之孟子識其大者故與滕世子道性善稱堯舜而曰滕可爲性善之

國至問所以為國大略復升田正經界十一堯
舜之道也曰善此則藥性善矣復何所苦而瞑
眩與曰予言之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道心者藥物也其性至微人心起則常與道
心為瞑眩不勝則危善用藥者必致精極一隨
瞑眩攻之而不止時必有搖手反唇止其藥物
者鎮之曰無稽之言勿聽詭危之也此孟子所

謂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者何言暴汙惠君良
吏驟爲披此亦有憒憒而不敢遽受者何也皆
所謂因之可幸旦夕者也趙君佇一治滕偉甯
幹精吏尋棄而有威苟因之旦夕幸無事而去
甚易愾然曰滕痌瘝吾不藥之無起時吾欲用
滕子之國正經界復井田復次而限田未遠可
也歲凶不食何以食歲適不償何以償歲流徙

不歸何以歸哉知之矣豪右受民所寄田失稅
而移責卓若畏民有田不能深治饑則能而他
之田益以蓋藏莊以遠必令自名其田戶廢之
無寄隱而後可豪者憚奪之日若而年固已廢
田不遠矣聞以識大吏君郭上議立行身與豪
賈人鬭而馳田中瞋目豁面奮髯怒號豪不可
當辟易就丈無幾何而籍定則又羣洶而蜚言

大吏君曰此正所謂無稽之言也吾執吾中巴
而人心定大吏莫如君何凡得隱田并墾除數
千頃貢牛千頭活饑民數萬人歸流民數千戶
始至倉見糧三年積粟止十二石乃課民樹桑
桑有貴人子毀其一株輒收捕償樹十而舍之
後至數萬株所至桑陰常滿城壕半乃有遮荷
香若南方亭隧盡斤垣樹表列賓舍有房學士

謳歌市賈無餙男女廉貞休休于于河洛之間
蔥然一善國也由今思之滕之人經幾瞑眩而
至此雖然不瞑眩則不受藥瞑眩則其受藥處
也受藥則其性善也趙君可謂善醫國者問者
曰能醫天下乎曰有命國小而天下大管仲子
產吳起申不害商鞅諸葛亮王猛皆以藥瞑眩
其國下疑而上信故勝而成功王安石信于其

君所用藥物亦種種當宋人病而其時與爲瞑
眩者韓富司馬公諸人也此皆所謂惠君良吏
者卒以不勝而止世遂謂安石無能醫天下矣
而其治鄣也固效彼固稱用堯舜之道者然則
後滕治於天下可乎趙君所入用者皆世所語
王道藥也而氣勢形格常以霸藥見疑夫有霸
藥之疑而令天下瞋眩知其於治何如也雖然

趙君固知學者歸其鄉處秦氏陌間詠幽風若諳其性要出而授藥必有神而化之天下霍然病已者矣

趙倅一鄉行錄序

趙子鄉行錄錄眞寧父老子弟以趙京部邦清有功德其鄉而草笠徒行闕於儀禮相與共士其守吏求以章馬優重趙君也父老意良厚趙

君之去吏部也同官于鄉吳君仁度坐爲君疏理諷南漸徙至太僕使歸示予斯録予謂趙君賢者而其鄉德之如是然其鄉之大老在南都者不下五六公吳君何不爲趙君一言而令坐廢無乃非其鄉行意乎吳君笑曰嘗以語其鄉乃更有不好趙君者問故吳君不言嘻予知之矣將如孔子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

惡之與其黨言曰不然予識與趙君者亦皆忠信
廉潔之者非爲不善者也乎益怪之久而釋之
矣夫所謂忠信廉潔者曾微孟軻氏所謂其鄉之
原人與鄉原之所至不好者狂狷趙君將無得
爲狂且狷與若此或非所謂善者惡之而向將
父老言趙君有功德不可徒行以歸之者乃誠
善者之好也嗟夫趙君高氣異材天下有識者

聞而好之之意相近也而其鄉老在朝者惟恐趙君不徒行在野者惟恐趙君不得與退何其鄉用情之遠與嗟夫一遂昌令也上六年謁求去而考功某曰遂昌有關係人何得便去乎竟去未嘗一日忘官矣又三年謁而溫中丞出故相楫袖中曰遂昌有言宜遂其高尚二公皆秦人也而見同若是其又能盡好趙君與且方今士

大夫進退以黨秦楚北而吳越南趙君前失越相意以去天下意君秦人也去而秦之大老曾莫爲援然後知趙君天下士也鄉人雖與爲行不能不與爲行獨秦而已耶

太平山房集選序

通人之言曰善觀人者不觀其人而觀其人之天相千里馬者取其精遺其相見其內而忘其

外以此謂之天機子言之矣富貴貧賤不以其
道得之君子有所不去不處以成名于其仁蓋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不有天機存焉
者乎不然而曰必於是是固有不可得而必者
何也其外而惡焉者耳故曰言語者仁之文也
行事者仁之施也行莫大乎節行而言莫大乎
文章二者皆所以顯仁而藏其用於世固非以

成名也而名不厭成　國朝制天下當以此厲
臣子忠孝之節吉之羅公彛正論大臣是後非
是後百餘年儕贍鄒公繼之羅公止于賤貧公
顛沛殆甚前後公而必於是者固亦有人焉而
公之名以成何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
而自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中庸者天機也仁也
去仁則其智不清智不清則天機不神乃至有

顛沛可必造次不可必貧賤富貴之際終其身有可以爲名不可得而成名者公於其際固屢矣仁存其心如將造次而弗離然則公其天機勝與何以知之以其文知之公所爲奏議傳贊書論詩歌無慮若干卷大抵皆言均天下國家蹈白刃辭爵祿之事而未嘗不出乎道中庸之意正而不爲奇而不離發憤譏切大臣之事詘

然而止餘多以大雅寬然之思感動 主上所傳記悲美多以表發道術感慨烈行幽憂所不能平與學道人酬答常治其論至言修日必有以悟言悟日必有以修言悟修日必其中有真而後可盡學道人言多出乎是獨公言之如冰玉之清以明如芝蘭之馨如英英乎其出雲而昭晰乎其發春也令人挹而愛之不可忘愛而

體之不可易緒爲詩歌瀏然以和公其天機勝者與蓋亐童子時從明德夫子遊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與言或歌詩或鼓琴亐天機泠如也後乃畔去爲激發推蕩歌舞誦數自娛積數十年中磨絕而天機死盡晚而得見公文乃始憬然嘆曰是何仁者之心而智者之言如相馬者吾今猶未能定其色知其人之天而已公固

謂予曰非子莫爲序吾文者因爲敘言之如此

圖將有專乎此而就正焉非如世所云以托名

千秋之名而已也

誦象菴集序

萬物當氣厚材猛之時奇逌怪奢不獲急與時

會則必潰而有所出遯而有所之常務以快其

憍結過當而後止久而徐以平其勢然也是故

衝孔動撻而有厲風破隘蹈決而有潼河巳而
其音泠泠其流紆紆氣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
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極可以專道可以忘言而
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辯之間固
聖賢之所不能遺而英雄之所不能廢也東吳
鄒公彥吉著調象庵集數十卷以余所好急取
其詩而諷之已𥨊焉當其興屬而起瀕洞合沓

勃聿琫璨可使霆發電駭魚跳鳥溯猝不可得
而當也逮其法至而行則復倚儷澹淡切迭稽
詩若晴雲穆雨堅卓貝駟逝不可得而厭也文
則皆各擅員川之環其前而通人選賓之駢其
後彪炳澂汗要于足傳而大致有動於余衷者
蓋公才具高偉於世故亹亹之業閎濟有餘而
心日在明神骨太峻於貴倨無所可下於夷伍

無所可借用此率意而酬殆非頻頻所了蓋自是公之進退無恒而天山有笠矣嗟夫有高才而鮮營仕其與能擠者與折節抵巇非公所習則其鬱膈嘖逆而雜出于詩歌文記之間雖談世十一譚趣十九而終焉英英沄沄有所不能忘者蓋其情也至於今四海人士鮮不引重公者然猶大其才而高其氣則當時之嶽嶽一世

何如矣雖然世人爲其不可傳者而公爲其可傳者噫而風飛怒而河奔𡍼能阨之於彼而不能不縱之於此然公復自謂愚公而請余曰平生此道恒以酒廢病廢游廢填更以事佛廢此殆不然公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纍纍而是公之廢無乃其所爲興者與聲音出乎虛意象生於郁固有迫之而不能覊遠之而不能去

者聞元成本寧二公嘗過公所其亦以是諗之
爾

祩宏先生戒殺文序

春秋介葛聞牛鳴知悲其子三犧矣賓孟嘆雄
雞自斷其羽悲而疑之后予從太常視一犧齒
長矣常先祭數日淚下不食引之不行數以免
後乃數人負之至廟門竟自背鳴躑躅死不成

爲饑何其信也夫以禮死而痛若是況乎以食折財竟若乎矣太古食鮮如豺獺相祭已亂矣中古粒食而不絕鮮至舜禹稷子亦爲聖人所食豈不痛哉此亦聖人生長東土習味肉想不能爲之斷矣末流至使肉食君子肥不可動昏不可靈又使貧士流涎餂啖其側此非膏脂之累乃聖人不制之過也幸有西方神人因機止

殺有如萬一禽魚復安橫目之心淨矣至云撫
始以來遞代相食取報人無信焉徵於余郡南
青雲鄉有獵翠少年乃爲一美人死後美人死
時有大翠鳥如鷲出戶飛余先祖伯清聞之嘆
曰心精頭化寧循其端翠精於怨猶能報人况
靈於翠者乎遂素食草履常步耕耕斷内人珠
翠飾恐犯爲人所化牛馬蛤翠也今何可得乎

善哉孫宗先生爲諸蟲流涕鴻臚孫君又爲惜

信廣流傳焉粒爲癰疽劑方度殺業也

光霽亭草敘

顯祖得爲祠官南來客言[illegible]林遊適讀書之美

此皆非顯祖所以喜也而喜傳堂上二老先生

記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溫柔敦厚詩教也

絜靜精微易教也二老先生之德性問學非末

學所能遂窺亦可謂之尊而道矣以語吾鄉講學之士鄒比部等因問曰爾何以窺二公之能尊且道乎顥祖曰觀其容讀其言其容皆溫良恭儉讓者也此易識耳其言則方公之詩敦乎詩周公之文精乎易衆多以爲然然方公之詩已有息機堂集行於世爲徵而周公之文未爲世所窺顥祖雖記其論說數條傳於人而平生

雅不能言口旨未暢乃時時謂周公乞梓之亦
私欲以信吾言也而今果有光霽亭稾行於世
捧而讀之乃私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所以爲
文也恨吾齒之已壯材之已固無繇進於此道
也韙子之心虛明可化乃實以俗師之講說薄
士之制義一入其中不可復出使人不見泠泠
之適不聽純純之音是故爲諸生八年而後乃

舉于鄉又十三年而後乃進于庭素學迂而大義不明也因思世人受此病者甚衆獨無秦越人之術劑其内藥而洗之令別生美氣也雖然讀周公之文亦可以知治本之技矣知文者當亦有以信斯言也夫

張氏紀畧序

晉人有言比來離別常數日作惡余爲寬言之

曰生別猶可死別何若年過耳順愈不喜遊旅
客幸無以悲傷事相聞即世間悲傷文字亦不
必見也何也其叙述世家坎坷流連乃至若數
冬而不遘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者固却無覩
覩亦不覺早衰恐神傷也屬者客乃以崑山張
元長所志六世以來行略見示則有不忍不覩
覩而不忍不覺者覺而去之去之而復在几閣

間啡惻慨嘆一月而神弗怡客曰夙若某若某者皆嘗述其世家以煩于目未見于不哃然而黯也讀張氏畧而泫然傷之太比于人情與余解之日固也吾亦世人耳世之所喜吾得不喜世之所悲吾得不悲且彼其家男子而世纓組婦女而世禕翟外內休融壽考咸遂何德而至斯張之世德詎遠于斯與何久瘁而不豔也客

日何如日其六世祖道瑾起于贅壻立而與婦
顧婦孝弟力田以有其子德聲爲縣從事輒自
免自領賦萬石以休其同人汪騎而避少婦之
涉者歲晚則與婦方浣衆紉緼以衣里中煢獨
廣廒餌以飼因有德者矣而子諸生唐文乃二
十二歲而死且死衣冠强起坐使畫工傳之曰
後人庶知吾齋志以歿乎妻爲盧節婦也撫其

予抑甫六歲時秋夜起見月華雲成五色蔽天呼母盧起視驚喜令兒整襟肅拜見短髮蕭蕭即月下慟欲絕爲述亡考讀書時事相抱痛哭而雲中雁聲裂然嗟乎聞此而有不泫然者情耶抑甫爲諸生巳復棄去而其婦晉孺人歲祭掃必戒必泣曰先姑有言見孫奉養有盡但祿楮紙錢年年如故則見家之祥也至抑甫有子

諸生宗翰能文章有當世之志幸乃五十二而貢于鄉矣終六十二而不受一命之榮嬬季行年八十矣而爲其子食貧辟纑不能自休以歿此豈不足悲乎生子也才如元長發舒五世之欝伊將是焉在而爲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癈至云母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母病時以手按母肌肉消減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猶喘

喘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理也斯語
也聞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與元長
目不可得矣有子鐵見而殤有女孝仲秀慧端
婉曉書傳大義所謂閨閣中鍾子期也爲孟家
婦幾年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乎凡此
數端者客以爲何如也客曰若然誠悲矣安知
前所云世家者之先容愈張氏而張氏後乃終

不如前數世家即夫冬之必有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爲嘻然久之日固也語不云乎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元長且置無悲需諸季之後葬乃如客言可也

蘭堂摘粹序

我完素江侯以文章家起大閩之西而長予郡之金邑一時吏治用决裂無所顧護爲好予獨

喜侯類敎而氣冲有以下人一見知其脫越世
俗吏習動于醲醇葢朞而其政巳效矣治士大
夫禮而治民悫韋朴之楚不聞于境外而稍比
以時訟無鍰罰工作之煩然常有所愧悔至爲
希少葢嚮見侯之容知其循且良焉必矣雖然
殆必學殖與夂之授其爲諸生時所集諸家言
葢抉玄而摽其粹者予受之數日侯殆有進于

道者與此莫於古人之書也不皆感乎日而成
乎心然且章而摘之句而剸之編匯而序之回
將爲夫世之學者磅礴徑省有可以綜取乎是
而爲風所流縝意不能無愛之雖以予之衰且
老而一接乎離離諸家之言感佚之勤讀而乙
之捌而三之尤不能無愛也昔人之喻嗟者大
如霧雨細若球璣出乎人之精神一也江漢之

瀾漱而爲溝取于美田引其涓涓泠華出泉比
以汰故爲辯不可謂非其全矣嘗試語之六經
儒者之辯莫燦于周孔天人之際爲特其平若
夫老莊之屬人而之天管韓之屬天而之人凡
世之蘄有所立言成書托名字者必皆有一乎
是學士得而精之通其數言舉可以攝理事而
施于世世固莫有致其精焉者予年之侯之學

殖矣刑名短長之説不足相誘動而其治獨以
俞俞歐歐凝重以薄常出乎道德之意並諸家
所以表術享形物機者侯若皆有所得之異𤗜
所施用當大耆此以薄示其精烈令學者亦有
以窺天地之全百家不可廢也

超然樓集後序

於越通于吳其地文物而風美而處乃與江右

隣質以野其俗既曠于法物之聽而吏於斯者
亦無以與於文章之觀蓋平昌𤼵局于面墻而
無與語者五年于茲矣天幸於越夫人臨之始
與士民約教以鄉比之長姻周官禁其佚而敎
者至於童于小學各有程吏卒惟謹平昌令捧
令而歎曰公之文其在茲乎屬者以恭知天下
之其以文化成也何有郡丞許公聞之欣然曰

未也公之文有以開萬世者乃帥十縣令備箕而求發覆焉久之乃得其超然樓所爲文各體具是十縣令起而卒業焉大者若雲漢委迤于天而星會景流也若山之延袤起沒于地而烟霞草木會魚光怪響象莫不備以興也若覯九奏雲咸遝于舞馬歌殰而短章若奇音獨奏其淒鏘詘然又若孤嶂寒潭之秀以澄而氷霰之

泠歷也盍十縣令始知公之文有以極古今之
變化見天地之大全而平昌令一旦出面墻而
遊通都神明爲之練汰心容爲之解舒舞之蹈
之不可得而言矣既而頓首曰試言之竊意超
然有五難有殊絕秀卓偉屬之資而後可以竟
業公有其資一也竟學然後其資庶以有所立
於時而不廢公無所不學而學必深二也孤絕

而與者危得之而已後矣公生而有忠孝兄
家國之務關若性成三也雖蕭而動其中外因
山川間遊之觀則不適吳故文物風美之地也
遊客大雅將朝夕焉意所至而開四也若窒而
偏窮偏通無屈折頓挫之迹亦不能有所憤會
而成文公外朗而中巳蒼也有知有不知者物
之態色時之機趣無所不經而盡菀蓄以遊於

文五也公有此五者其覩於大全而變化極也
趨然不亦宜乎若平昌令者生于質而野之鄉
學而廢于貽仕而偏於窮外無所發皇而中有
所底滯雖得公之文師之而萬一也亦可得而
趨然也乎哉于是九邑之令拱手而嘆曰平昌
令可謂汙而自知不阿其好者矣因敬梓而傳
之殿以平昌令之言附不朽云